

背诵,古诗词的正确打开方式

玉渊杂谭

郭科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课堂上,学生们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古诗词,是否让你有穿越时空的感觉?近日,教育部表示要将语文新课标中“诵读篇目的建议”改为“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推荐数量从14篇增加到72篇。一石激起千层浪,有网友认为,增加这么多背诵篇目,完全靠死记硬背应付考试,培养不了古诗词兴趣。的确,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若人们对古

诗词的兴趣可生而有之,学习时做到兴趣方便,日常生活时手不释卷,饭后再来个凌云健笔,恐怕大家对背诵就不会那么抵触了。

但笔者认为,人们对古诗词的兴趣,不可能是空中楼阁,海量背诵是必要的基础,不只要会背,而且要越熟越好。通过大量读背诗文,渐渐做到明诗意、悟诗情,再在古诗中读懂自己的内心,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或许兴趣就是这么产生的。

古诗词与现代文有大区别,不但句式差异大,遣词造句、表现手法也异于白话文。对刚接触古诗词的人来说,映入眼帘的往往是含蓄不明的表意、似是而非的朦

胧情感,让人觉得有距离感。想当初窈窕门径者做到与古诗共情共鸣,怕是有点强人所难。

有句老话,“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古人读书治学,大抵从此而起。大规模背诵记忆古诗词句,确能最大程度夯实古文基础。很多过来人都有类似经历,幼时大量背诵古诗词,不管背多少都只是囫圇吞枣。但因某时某刻的触景生情,以前背过但没什么感觉的诗词会突然浮现在脑海,那一刻的共情共鸣,瞬间顿悟,令古诗词的兴趣之花悄然在你心中生根发芽。

当你遇到志趣相投的人,你会想到“偶

然值林空,谈笑无还期”;思念家乡时,你突然明白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在鞭炮声中过年时,你看到的景象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此情此景,表情达意,早有前人诗句在上头,与古人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这不正是读古诗词的乐趣?

其实背诵古诗词好处还有很多,举个更实际的例子吧,当你遇到倾慕的女孩,想找一句话表达此刻的感受,你肯定希望自己能情书里写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不是“你贼好看”。

关于养蛙 你未必知道的那些事

桂下漫笔

胡一峰



世界上就事是意想不到。谁能想到,一款看起来无聊透顶的《旅行青蛙》手游突然爆红呢?一夜之间,朋友圈“听取蛙声一片”,满屏都在晒自己与“蛙儿子”的亲密接触。这是一款“佛系游戏”,养活手里的“蛙儿子”毫不费力,只要记得收割三叶草,给它收拾行李就足够了。但你是否想过,现实生活中养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当然,我说是作为宠物而不是菜肴。

其实,中外养蛙、训蛙的记载由来已久。西方有马戏团训练青蛙跳远、举重。我国的训蛙史也不短。至晚在元明之际,这已是杂耍行里比较成熟的行当了,一般称为“弄百禽者”。话说浙江杭州有个文人叫陶宗仪,此人十分好学,劳作间隙还在学习,一有心得就找张叶子记下来,贮藏在瓮中,埋在树下,经年累月攒了数十瓮,后来整理成一部《辍耕录》,成语“积叶成书”就从此而来。在这部书的“禽戏”条中,记载了杭州的“虾蟆说法”:

又见蓄虾蟆九枚,先置一小墩于席中,其最大者乃踏坐之,余八小者左右队列,大者作一声,众亦作一声,大者作数声,众亦作数声。既然后小者一一至大者前,点首作声,如作礼状而退,谓之虾蟆说法。

到了清代,类似的表演更流行于市井。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写到,听他的朋友王子巽说:“在都时,曾见一人作剧于市,携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细杖敲其首,辄哇然作鸣。或与金钱,则乱击蛙顶,如拊云锣之乐,官商词曲,了了可辨。”康熙时徐岳《见闻录》中的训蛙“奇技”规模更大,一只大蛙带二十四只小蛙,而且难度系数也更高,不是简单地鸣叫,而是有节奏地随着曲子“唱歌”了。训

蛙师把蛙从“囊”中放到方桌之上,列队整齐,然后“依曲挝鼓,蟪蛄声应拍不乱”,按古曲高下缓急,音节不爽纤毫”。

或许和承平日久,游嬉流行有关,这一时期养蛙的记载真不少。袁枚的《子不语》中说,他幼时在杭州葵巷见过耍蛙的,也是一大一小,小的围绕大的坐,耍蛙人下令:教书。大蛙开始咯咯叫,小蛙也跟着咯咯一片。耍蛙人又下令:止。蛙就都不叫了。袁枚生于1716年,即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共执政六十一年,以常人四五岁记事而论,袁枚幼年记忆应在康熙末年或雍正初年。到了乾隆之时,钱泳在《履园丛话》专门梳理了中国杂技之源流,把“虾蟆教学”作为一种,和“抽牌算命”“蓄猴唱戏”“蚂蚁斗阵”“弄鼠攒圈”等统称为“以禽兽虫蚁而为衣食者”。这大概可算作职业“养蛙人”了吧,养蛙对他们而言,不是一种爱好,而是一门生计。他们对“蛙儿子”可能也有情感寄托,但更重要的却是经济来源。

或许是因为水田适合蛙的生活,养蛙训蛙的记载多在江南。浙江吴兴人朱梅叔的《理忧集》中有“田鸡教书”表演的记载,十分生动:

有人于市上出一小木匣,启其盖,取横木一条,广半尺余,高寸许,下有丝足,横列柜上。向匣中写羽翮数声,俟有一虾蟆跃出,以前两足案横木上,南面而踞。既定,其人取小木板拍一下,于是虾蟆发声一响,诸小蛙辄以次齐鸣。既而虾蟆闹乱鸣,则小蛙亦闹乱鸣不已。久之,其人复取木板拍一下,则虾蟆不复鸣,诸小蛙亦戢然而止矣。其人复复羽翮呼之,虾蟆仍跃入匣中,诸小蛙亦相随入,谓之田鸡教书。

这一场景出现在同治年间。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训蛙技巧比起康熙之世又有进步,青蛙不但会根据节拍指令鸣叫,竟然还能抬起前爪,萌萌地按在横木上了。光绪年间的《点石斋画报》上刊登过《蛙嬉图》,青蛙在令旗的指挥下鸣叫、跳跃。

可惜,再往后,训蛙之技大概在江湖上失传了。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式地现身已是民国时期。当时北京的杂耍集散地天桥,忽然出现了一个老头,又干又瘦,黄胡子黄眼睛,没人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来自何方,以一手“虾蟆教书”和“蚂蚁布阵”的绝活吸引了许多人,和表演滑稽二簧老云里飞、耍狗能顶碗的程傻子等跻身第二代“八大怪”。自打老头儿消失后一百多年,我们再也没有得到养蛙人的消息,直到《旅行青蛙》横空出世,我们都成了养蛙人。

摄手作

翔

(本栏目图片均由手机拍摄)

本报记者 郭科摄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鸟儿已飞过。
——[印度]泰戈尔《飞鸟集》

珍娜·莱文:左手天体物理,右手文化艺术

科林碎玉

武夷山

珍娜·莱文是美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生于1967年。高中时,她出了一次严重车祸,因为养了一阵伤,未能正式高中毕业。不过,这并未影响她上大学。1988年,她以优异成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天文学和物理学学士学位,1993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1994年,她发表了科普著作《宇宙的星星点点》是怎么来的:有限空间中关于有限时间的日记》,是她写给母亲的信。

拿到博士学位后,她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粒子天体物理学中心工

作。然后又到了英国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学系工作。在英国期间,她成为拉斯金美术学院(即牛津大学艺术学院)的第一位驻场科学家,促进科学界与人文艺术界交流。

回到美国后,她于2004年获得巴纳德学院天文学和物理学教授职位。2006年,她发表了小说《图灵机之疯人梦》,讲述两位伟大的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和阿兰·图灵的故事,获得好几项文学奖。2016年3月,她又发表科普著作《来自外太空的黑洞蓝调及其他歌曲》,记叙引力波探测的历程。有书评家说:“写得这么好的书,30年一遇就很幸运了。”一开始,根据合同要求,她应该只是写一部关于黑洞的科普书。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她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讲

述LIGO团队故事的冲动。这故事里有风险,有执迷,有好奇,有雄心,这些都是人类的共性。她说:“实验最后居然成功了,那只是上天的馈赠。”

2016年,《量子杂志》采访了她,畅谈作为天体物理学家兼作家的体会。她说,人们为什么只做一件事呢?所有孩子都是科学家,也都是艺术家,我们都识字写字,为何要放弃写作?

采访中,珍娜·莱文对“语言是比数学更恰切的表达形式吗”的回答意味深长。她认为答案没那么简单——也是,也不是。比如,她认为自己无法用精确的词语将“什么是黑洞”解释清楚,只有不同的理解层次。她原以为自己对相对论算是掌握到家了,但到了教相对论时,才发现并非如

此。为了将相对论讲解清楚,她对其获得了全新的理解。

不要误以为珍娜·莱文只是一位具有物理学教授头衔然而“不务正业”的人。她已经发表几十篇专业论文,据谷歌学术统计,她2002年发表的《拓扑学与宇宙微波背景》一文已获得200多次引用。

目前,珍娜·莱文有两个办公室,一个在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她在那里的职位是天体物理学教授;另一个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先驱者工场”,她是“先驱者工场”的科学主任,与艺术家、音乐家合作,试图打通艺术与创新的边界。她认为,“科学正是文化绝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跨界太正常了。所以,她找了一位音乐家做丈夫,自然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它是世界上最慢的“闪电”

物种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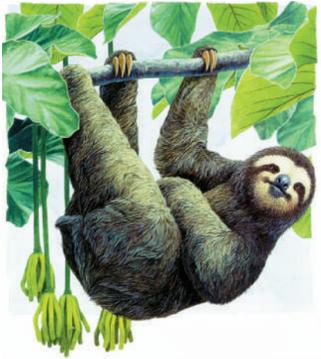
安爽

看过《疯狂动物城》的观众无不对动作缓慢的“闪电”角色印象深刻。树懒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上最慢的动物之一:它虽然有脚但却不能走路,靠的是前肢拖动物体前行,最高速度不超过0.2米/秒,要移动2公里的距离,需要用时1个月,爬得比乌龟还缓慢。树懒以树叶、嫩芽和果实为食,要花超过50天消化食物的全过程;新陈代谢极慢,每天的睡眠时间需达到15至18个小时。

无论是《疯狂动物城》里的“闪电”,还是BBC纪录片《树懒的快乐生活》,无时无刻不在微笑的树懒一时成为人们喜爱的动物明星。其中,褐喉三趾树懒深受欢迎。根据世界动物保护协会最新调查发现,在巴西的Manaus、秘鲁的Puerto Alegria和Iquitos,人们从野外偷猎褐喉三趾树懒,用作“野生动物合影”道具。而热情的游客们与树懒亲密合影时,并不知道这背后残忍的真相。

树懒被剥离自然栖息地后,被长期禁锢,每天被大量游客抚摸,用于与人类合影,会导致动物情绪不安、身体和心灵受创,而且增加了疾病传播的风险。树懒非常脆弱,在经历这种待遇后很难存活。根据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估计,每分钟就有至少5个人拥抱一次用于合影拍照的树懒。那些被游客触摸的树懒平均花51%的时间来观察周围情况,而野生树懒一般只会花10%的时间来观察。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统计,目前有超过55万只野生动物被圈养用于娱乐全球各地的游客。用于拍照的树懒的存活时间可能不超过6个月。

树懒主要栖息在树上,树枝能够为它们提



供所需的支持。而游客与树懒的“亲密接触”往往会给它们带来伤害。与树懒合影时,人们经常摆弄树懒身体的某些部位,或者仅抓住它们的爪子来固定树懒,这会让树懒完全失去支撑。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在人类看来,不论树懒身处怎样的险境,它们的脸部都一直呈微笑状态。非专业人士可能认为树懒很幸福,但事实是这种笑容仅是它们脸部特殊结构造成的,完全不能表达紧张、压力和痛苦程度。

错爱带来伤害。由于栖息地减少以及大量捕猎等原因,现存的树懒已全部被列入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为了这道最慢的“闪电”能够继续微笑,让作为游客的我们也能从繁忙碌碌的行程中慢下来,采用“动物友好型”旅游方式,请不要用食物诱导动物、拥抱动物或付费与野生动物合影,请保持安全距离,在自然的环境下观赏树懒。毕竟,大自然才是野生动物真正家园。

(作者单位:世界动物保护协会)

回望树上的童年

字里行间

瞿瑞



作者:昔酒
出版社:青马文化 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11月

我一直记得昔酒带我去认识树的那个下午。

不同于奥格里亚诺上校去见识那枚奇观点上的冰块,世间有如此多的树,想不认识树是不可能的。我们见过很多树,认识一些树,少数幸运的人拥有一两棵对他们意义非凡的树。树的哲学很简单,

每一棵都由树干、树枝、树叶构成,但每棵树都区别于地球上任何一棵树。成年后,当我们凝视某物,经常看到的不是眼前的“物”,而是这个“物”在我们内心的投射,但昔酒带我去认识的树是树的内心——通过观察树叶的形状、叶脉的走向、叶片迎风倾斜的角度、叶子重叠时叶片上的阴影的形状来认识树叶的处境。通过观察树枝如何分叉,如何向上生长,如何延展树枝的生命,最终如何消失来认识树枝向天空伸展的路。

在我们观察树的那个下午,“我”暂时消失了,通过长久地凝视“那棵树”,树的存在开始变得比世界上正发生的任何事都重要。风吹过树梢,树叶哗哗作响,仿佛在说着什么。我努力听,最后听到喧嚣的沉默。也许是巧合,《当时只有我和你》的开场就有这样一棵会说话的树,树像一个温柔的母亲,对刚出生的孩子说话,而懵懂的孩子匍匐着钻进树的内心,经由树的教育,开始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随着孩子长大,她要渐渐面对更多事物了,比如“云朵”“花园”“星星”“雨”……这些童年时田园牧歌式的美好事物,她听到它们开始悄声讲话,它们说生命的渺小与轻微,说时间里的相聚与告别,说占有的不安和失去的恐惧,说漫长的等待与释怀的痛苦……它们说,带着情人一般无尽的

爱意和落寞说着。这声音让你认识世界的种种面相。这声音是人世间最轻盈也是最沉重的召唤。

这便是“我”和“你”,最简单的二元关系如何变得极具层次感意味深长的。“我”再也不是一个囿于自我、欲望、私心的“我”,而是在对事物的好奇和观察中不断让渡出自我的空间,从而懂得尊重事物的“我”,“你”也不再是“我”的内心投射,欲望对象、被观看者,而是拥有独立的思维、感情、生命兴衰曲线的不卑不亢的被理解的“你”。这种关系没有因孤独而陷入绝望,反而变得异常温柔,充满怜悯。这是我们可能拥有的最有张力的关系:在我们对彼此生命的确认和体谅中,完成互不陪伴的旅程。而在“我”的生命里,那个缺席的“你”已经转化成海浪、玻璃、电流、呼吸、回声……一切图像与声音,一切名词与动词。最终,我和你之间,空间轰然破碎,时间绵延继续。

最终,当我们回望过去,每一个消失在时间中的“我”都变成此刻这个“我”的他者。“我”的身体仿佛一个容器,收纳着层层叠叠的过去的记忆。而“我”的每一次的回望都不停塑造着“我”如今的材质和肌理。而我们遥远的童年秘密,被悬置在高高的树梢,守望者远方前行的“我”。我们不断地回望,提醒我们身体里那个孩

子不曾死去,我们不断地回想,教会我们把孩子的天真本能转化为一种自觉的选择。就像我们这些大人们一起去观察树的那个下午,那是一棵槐树吗?还是一棵合欢树呢?它叫什么其实并不重要。这是我们人类赋予它的名字。你再仔细看一看。这棵树没有果实,叶子是成千上万的耳朵,在风中收集着四面八方的消息。它正值盛年,但躯干却被某个夏天晚上的暴风吹歪了,它的迎风摇摆是一种回正的努力。要是你再看一会儿,它就会以古老的口吻向你低语。

我们童年时都曾爬上这棵树的树干,也都曾听见大树的秘密。后来一些孩子离开树,也就忘了树。一些孩子在树上一直不曾下来。就像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青春在大地上匆匆而过,树上的情形,你们可想而知。那上面的孩子永远不老,回望的目光永远清澈如昔。”

树上的柯西莫终于变成了老人。而我们在变老,树和我们一年年老去,作为第三种选择出门远行的孩子,他们离开树已经很久了,但他们常常怀念起树上的日子,他们能轻易地描绘那棵树的姿态,就像是昨天刚刚见过那棵树。因此树上的孩子永远不老,回望的目光永远清澈如昔。

扫一扫
欢迎关注
嫦娥的秘密
微信公众号

